

望文海以钩沉  
望史海而拾贝  
望艺海遂摘英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  
@163.com  
请在主题标注  
“望海听风”。



潍坊晚报

2025年11月12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鲍涛

美编：王蓓

校对：刘辉

那天走进办公室，同事霞霞与她上二年级的儿子灿宝正在上演“唇舌”大战。灿宝瞪着双眼，眉头紧锁：“不听不听，老师上课就是这样讲的。”霞霞怒目而视：“你上课肯定没认真听，老师不可能这么讲。”灿宝眼里蓄着泪、偏着头捂住耳朵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儿子对我的“警告”，那模样令人好笑的同时，又引发了我对教育的思考。

儿子上高中，他的成绩忽上忽下，很不稳定。有段时间，他买了大量资料回家，上学放假都宅在他的卧室里，看到这种情况，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小声嘀咕：“哎呀，这个娃，假认真……”有一天，我刚推开门，儿子回头盯着我：“妈，又来监视我做作业？”我尴尬地笑笑：“我来看看，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很认真。”

儿子摊开手，双眼瞄着我，懒洋洋地说：“妈，我们生物刚好讲了遗传基因这部分知识，我终于知道我的成绩为什么不能提高了。”儿子停顿了一下，接着仰头望向天花板：“哎呀，遗传啦，来自母亲的基因，先天材料不好，以后别再抱怨我了。”

看到儿子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竟无言以对，只好用手指着他的鼻尖：“你呀，就是在为自己学不好找借口。”儿子又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妈，学习光努力不行呀，还靠这儿。”儿子右手指着脑袋，又拖着低沉的嗓音：“妈，别说我

没有警告你哟，别对我抱有太大希望。”

儿子从幼儿园开始，由公婆带到县城读书。那时我在乡下上班，只有周末才能去县城陪他两天。儿子的阅读、写字及生活习惯，我都未加重视，久而久之，他与同龄的孩子有了差距，特别是进入了小学，拼音、组词、造句、应用题等知识性问题，关关难过，关关都卡住，有时甚至寸步难行。儿子进入初中后，我从乡下到县城上班，从规范学习习惯着手，培养读书兴趣，督促他主动参加集体活动，在长期陪伴下，儿子慢慢发生了变化。

面对儿子诸多的关口，我使出了浑身解数，好在儿子终于考上了县城的高中。一路回首，在儿子学习成长的路上，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儿子的“警告”也点醒了曾焦虑徘徊的我。作为父母，应站在孩子的角度多思考，蹲下身子聆听孩子的表达，在其成长赛道上共同进步。

在霞霞和儿子剑拔弩张时，我小声提醒霞霞：“给老师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别武断地下结论。”结果老师说，对一年级的孩子，他们降低了要求，果然灿宝讲的是事实。

看着灿宝如释重负的小脸，我不禁莞尔。孩子的世界自有其运行的逻辑与真相，若一味用成人的标尺去丈量，不免会错过许多珍贵的细节。原来，放下身为父母的权威，去印证一件小事，有时比坚持一个“正确”的结论更为重要。

□刘茜

## 儿子的另类『警告』



## 青花千年韵

□任子浩



人总会有那么一刻，突然间脑海中的杂念烟消云散，清晰地闪出想要追求的事物。那个闷热的下午，我看着杯子里的咖啡，突然灵光乍现——是时候再添一只新咖啡杯了。

经过东西南北的全面搜寻，浏览西方各大瓷厂的作品。看着这些璀璨夺目的精美瓷器，我展开了联想——如果能拥有一套，我或许是端坐在城堡里的国王，或许是丰收后休憩的农场主，或许是衣着华丽的精明商人，又或许是统领千军万马的指挥官……最后，我的目光锁定在了一家上世纪就已停产的德国小作坊所制的咖啡杯上。

等拿到这只咖啡杯时，我发现它杯身小巧玲珑，流畅的唐草纹线条刚劲有力，与青花瓷有几分相近，从而引发了我对青花瓷的最初情感。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陶瓷大国，而在陶瓷领域，青花瓷可谓独树一帜。当我入手仿明代青花的典型代表“永乐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时，整个人都有些恍惚。并不是说它的纹饰多出色，器型多么端庄典雅，而是那无与伦比的质感令人叹为观止。釉面宛如微风轻抚湖面，泛起层层碧波；浓厚的青花在泛着微微青色的胎体上如墨晕染于宣纸中，笔触叠压之处自然结晶的锡斑恰似星光闪耀。绵密的气泡似乎在釉与青花之间汩汩作响，整个杯子就好像美玉一般，除了温润，还是温润，让人爱不

释手。

从此，我开始日日夜夜研究青花瓷。青花瓷起源于唐代，成熟于元代，以高岭土、仓麻土为原料制成陶瓷坯体，用含钴的矿石混合物描绘纹饰，随后施上透明釉水，在1200℃至1300℃高温还原火中一次烧成釉下彩瓷器。青花料的种类也很丰富，如苏麻离青、平等青、回青、石子青等多种不同的青花料。其中，苏麻离青的知名度最高，它是元代到明初的顶级青花料，代表器物有大名鼎鼎的鬼谷子下山罐、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宣德龙盘等。工匠以行云流水的笔触，一鼓作气便完成了填色、勾勒结构与塑造形态的工序，成品既似水墨画，又多了一份经烈火煅烧后的独特韵味。在高温环境下，苏麻离青料中的氧化铁等矿物质十分活跃，与胎土中的硅、铝等发生反应，主动渗入坯体中产生晕散效果。在高温流动的釉水融合下，此时的瓷器是一件兼具玉质感与矿物质感的天然之作。

如今，我依旧喜欢喝点茶或咖啡，捣腾杯子、碗碟。很多人不解，两元钱的杯子和两万元的杯子，喝起来不都是一个味？可能，我确实是为了这些杯碗才喝的吧。

当指尖触摸到这些杯碗时，仿佛能听见千年窑火传来的文化回响。这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仍在继续，而答案，正藏在每一件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瓷器之中。

街边梧桐的叶子，早已落得差不多了，剩下几片焦黄的，固执地挂在枝头，给这灰蒙蒙的天色，平添了几分萧索。风是溜着地皮吹的，带着一股子尖峭、不容分说的寒意，直往人的骨髓里钻。这时候，人便不由地惦念起一些温暖的东西来，譬如暖炕、棉袍，再譬如一碗滚烫、下了重料的羊肉汤。这念头一起，便像生了根似的，再也挥不去了。

于是，傍晚时分，家里那只最大、肚皮圆鼓鼓的砂锅便被请了出来。父亲是宰割的好手。那块连皮的羊腩肉，肥瘦相宜，带着好看的层次，静静地卧在砧板上。他并不用快刀，只用一柄厚背的方刀，顺着肉的纹理，慢吞吞地切下去。刀落处，并不见多少汁水，只觉那肉颤巍巍的，显然是上好的质地。这慢条斯理的切割，本身便是一种郑重的仪式，宣告着一个温暖夜晚的开启。

切好的羊肉，得用冷水浸着，漂去些血水。待到下锅时，只需加满冷水与几片老姜，再撒一把粗粉的花椒。起初，火是旺的，不一会儿，锅沿便冒出丝丝缕缕的白气。初时是散的，不成形状，渐渐便聚拢了，凝成一团蘑菇似的温润的云，在厨房里氤氲着。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原始而朴拙的肉香，混着花椒那一点麻酥酥的辛烈，像一把无形的钩子，撩拨着人的脾胃。

这时，母亲便来主持大局了。她将火拧得极小，让砂锅只是那么“咕嘟咕嘟”地发出满足而轻微的叹息。她说，汤是“养”出来的，急不得。我总爱掀开锅盖偷看，只见那汤汁，已从最初的清亮，渐渐泛起一层可爱的乳白色，像搅浑

了的牛乳。大块的羊肉在汤里缓缓地、懒洋洋地翻滚着，肉皮已变得半透明，颤动着，好像一触即化。这漫长的等候，因了这视觉与嗅觉的盛宴，竟也变得不难熬了。

待到上桌，又是另一番光景。父亲碗里总要撒上一大把碧绿的芫荽，说是解腻。我是不吃的，只爱看那翠绿的叶子浮在乳白的汤上，鲜明得如同初春的草色。羊肉已炖得极烂，用筷子轻轻一拨，便松散开来。送入口中，无需咀嚼，只消舌尖与上颚轻轻一抵，那丰腴的肉皮与酥烂的瘦肉便一同化在了嘴里，一股厚实而温柔的暖流，立刻从喉头一直滑到胃底，继而向全身扩散开去。

喝这汤，须得就着自家烙的饼。那饼是死面的，烙得两面焦黄，硬挺挺的，掰开来，有一股朴素的麦香。将它掰成小块，投进汤里，看它贪婪地吸饱了汤汁，变得柔软而丰腴，然后用汤匙连汤带饼送入口中。那饼的外皮虽浸了汤，内里却还保留着一丝韧劲，与羊肉的烂、汤汁的鲜交融在一起，构成一种极富层次的口感。

一碗热汤落肚，额上便渗出细密的汗珠来，背心也觉着有些潮热。先前那盘踞在关节里的寒气，好似被这暖流逼得无处藏身，悄悄地溜走了。窗外，夜色浓重，风声似乎也更紧了，但这屋里却是暖融融的。一家人围着这口热气腾腾的砂锅，话并不多，只听得见满足的啜饮声。这哪里只是一碗汤呢？这分明是投在这苍茫天地间的，一个温暖的锚，将一室的热气与人情，牢牢地系在了这渐深的夜里。

□郑显发

## 冬日的第一碗羊汤

